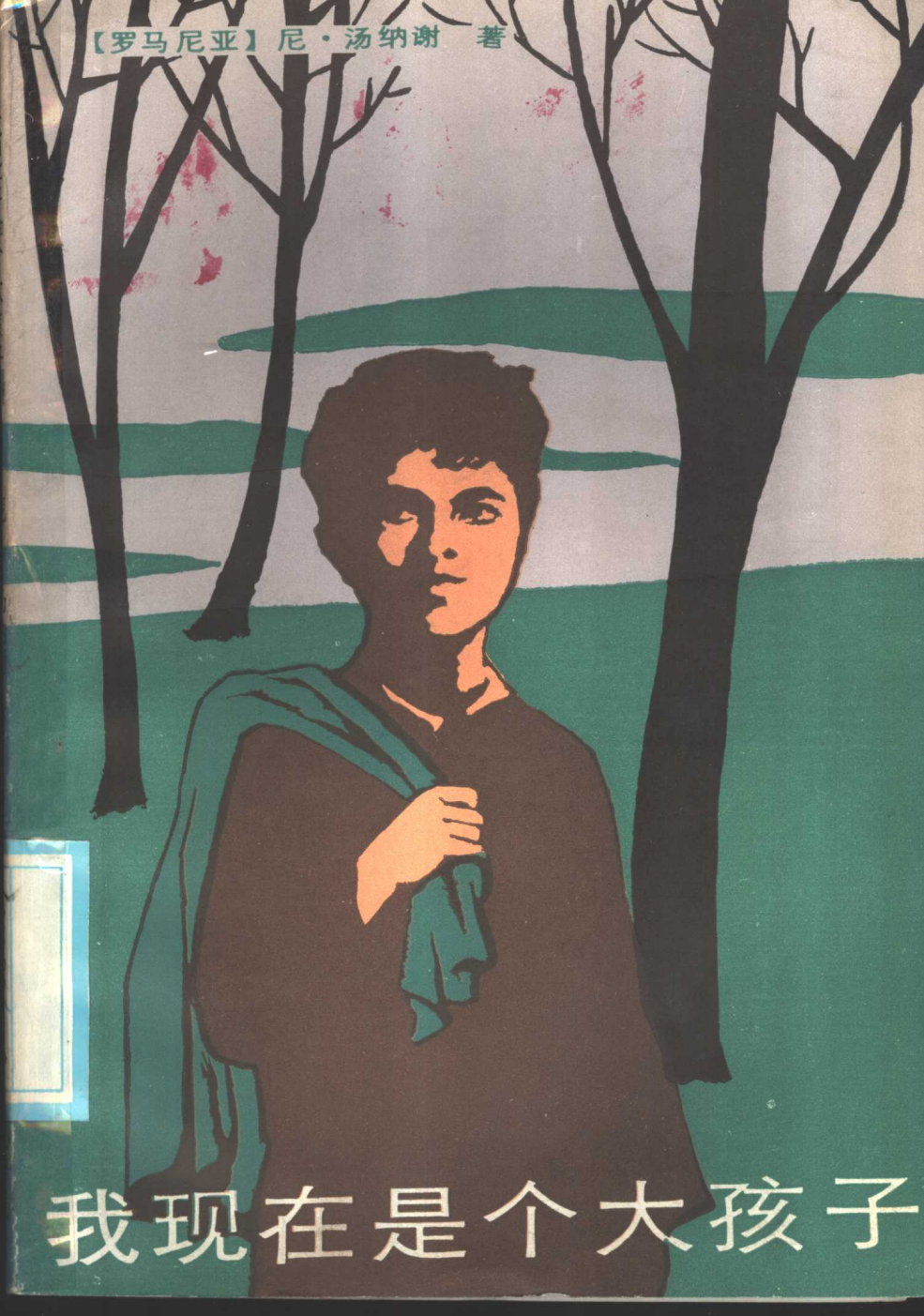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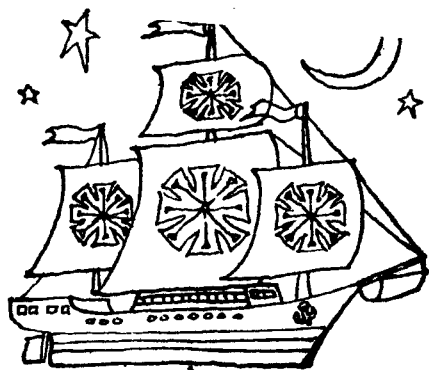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尼·汤纳谢 著



我现在是个大孩子



我现在是个大个子

尼·汤姆森 著

吴 蔚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罗马尼亚作家汤纳谢写的一本小说。作者写出罗马尼亚在反动派统治时期，工人阶级所受到的种种压迫和旧制度正在开始动摇的情况。那时有个工人的儿子，由于事实的教训和先进工人的启发，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

我现在是个大孩子 尼·汤纳谢著 吴 岩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排版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87,000

1956年1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

统一书号: R10024·149

定价: 0.57 元

前 记

这篇小说是罗马尼亚作家尼古且·汤纳谢写的。

跟小说里的主角特雷安一样，汤纳谢是工人的儿子，在布加勒斯特的郊区度过了贫苦的、没有欢乐的童年。后来就去当学徒，竭力要学一个行业。生活在工人们中间，他逐渐懂得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推翻罗马尼亚反动统治的时候，汤纳谢刚满二十岁。接下来的几年，他在一个金属工厂里工作，同时开始发表一些速写。后来他进了布加勒斯特的一家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校；毕业后便专门从事写作。《我现在是个大孩子》是他著名的一篇小说。

我们知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建立的。在这之前，罗马尼亚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们追溯到一九三八年吧，那时国王卡洛尔二世取缔了政党、工会和一切进步组织，实行国王独裁统治。一九三九年和四〇年，两次和希特勒德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九四〇年九月，法西斯分子安东尼斯库取得政权。一九四一年六月，罗马尼亚军队参加了反对苏联的战争。《我现在是个大孩子》就是描写一九

四一年之前大约四年光景中的罗马尼亚的情况的。

这本书就是通过特雷安从十二岁到十六岁时的遭遇，写出了在反动统治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受到的种种压迫，资产阶级分子的敲骨吸髓和法西斯分子的横行霸道；写出了旧制度正在开始动摇的情况，工人们逐渐觉悟和工人运动逐渐高涨的景象；特别是写出了天真无邪的孩子特雷安，由于事实的教训和先进工人的启发，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英勇地乐观地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在这本书的结尾，特雷安决心参加地下活动，他接受了革命的任务，由贫苦工人的儿子成长为工人阶级战士。给青少年们仔细读一读这本书，可以使他们得到教育，因而越发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祖国，越发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译 者

目 录

前 记

好在市长也关心我们	1
一个有颗黄金的心的人	6
爸爸变成了大伟人	21
“妈妈运道好!”	29
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活	37
借酒消愁	49
我们就要有面包吃了	55
荒唐,荒唐!	62
我必须去忏悔	66
我逃跑了	70
我是个小无赖	74
我不再是个小无赖	88
谁也不如我,我已是个学徒	95
我去探望父亲	110
“身体健康”	113

该死的旧制度在开始动摇	124
彼特列加大叔是危险的	129
我接受了任务	138

好在市长也关心我们

如果你爬到维拉倍特家的屋顶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儿郊区。不光是看到房子，也看到院子和院子里的人；如果他们养着鸡鸭，你也可以看见鸡鸭，虽然看上去挺小。如果你仔细向周围瞧瞧，也许你连我们房子前面的水坑也瞧见了。水坑几乎跟池塘一般儿大。就为了那水坑，市长挨到了千人咒，万人骂！市长为了水坑挨到的咒骂，比我长在脑袋上的头发还要多。在秋天，人们把木柴储备起来的时候，市长挨到的咒骂最多。运柴的车子不得不绕弯子，穿过四条街才到目的地。维拉倍特家的鹅呀鸭呀，还有斯丹尼斯古家的鹅呀鸭呀，整天就在那水坑里游泳。如果你从屋顶上往下瞧，你就瞧得见它们。它们好象跟鸽子一般儿大小，也许还要小一点儿。维拉倍特的房子是幢高大的房子。从这房子的屋顶上，你也可以看到往一边儿倾斜的房子。在我们郊区，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往一边儿倾斜的，好象要倒下来似的。阿尔巴斯特罗乌家的和阿尔邦那斯家的，以及扳道手家的，尼古莱家的，搬运工人家的，都一样。可是别担心，它们倒不了。人们小心照料着，不让它们倒。刚看

到墙上有个大裂缝，他们立刻就去搞一根长木杆儿撑住墙头。爸爸管这种长木杆儿叫“斯泼列柱”。如果你爬到维拉倍特家的屋顶上，你就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斯泼列柱”撑着我们郊区的大部分房子。

我跟着父亲，到维拉倍特的屋顶上去过一次。那可美哩！可是，也许你想知道，我在人家屋顶上干什么来着。告诉你吧，爸爸在修理排水管。我们的房子上可没有排水管。如果有一些，那就好极了。妈妈贮积雨水也不用费那么大力了。她就可以把锅子或是木桶放在排水管下面，一忽儿工夫水就满了。用雨水洗衣服洗澡的好处，你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妈妈说，雨水里有苏打。她就可以把买洗衣苏打的钱，花在别的上面了。

如果你爬到维拉倍特家的屋顶上，你得留神别往下瞧。你往下瞧，就头晕眼花。你甚至说不定会摔下去摔死。如果你从那儿摔下去，你会摔成肉酱。特别是你碰巧正摔在房子前面柏油地上；因为维拉倍特在院子里铺上了柏油。在我们郊区，你难得见到柏油地，也难得有人铺得起柏油地。爸爸告诉我，在城市里，人人都有铺着柏油的院子。哪怕是大街上，也都铺着柏油。我告诉爸爸，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柏油在夏天烫脚。爸爸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城里人从来不光着脚走来走去。唷，这就对了！城里人有鞋子穿，因此他们就可以整夜在柏油马路上散步了。

维拉倍特有鞋子穿，也有柏油地，他可舒服哩！有时

候，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在他店铺门口的柏油地上，玩“伊美”游戏。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过，玩起“伊美”来，在平坦光滑的柏油地上，总比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好。

我听说，摩托洛也正在盖一幢大房子哩。据说，他已经订购了砖头。他要石匠柯斯底加大叔给他刻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他的姓名和日期，就跟维拉倍特的房子上的石碑一式一样。你看到过刻在维拉倍特房子上的词句吗？“鹿比列·维拉倍特之寓所。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九日奠基。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落成。”石匠们在这石碑上几乎化了一年功夫。如果摩托洛的房子现在奠基，到了一九三九年，我们郊区里就有第二幢大房子了。这倒是运道不坏，因为大房子会使我们的郊区名气大。他要盖这么一幢大房子倒是好事情，因为，我们郊区为什么只该有些破破烂烂的茅屋和棚子呢？

现在，哪怕狗儿们也看惯了那些个大房子了。维拉倍特盖他的大房子的时候，爸爸说，郊区的狗儿们聚集拢来，围着大房子大吠大叫起来了。狗儿们吠叫，好象那大房子是头大象似的：它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幢房子。

我们郊区的狗真多！家家户户至少有两三条狗。别的牲畜我们可绝对没有。别的牲畜得用饲料喂它们，狗却自己在垃圾坑里找东西吃。

我敢打赌，你一定不知道我们的垃圾坑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了不得的垃圾坑！比维拉倍特的大房子还要长二三十倍，还要阔二三十倍。从前，它是个鱼池。因为没有人

照料它，它就干掉了。在这垃圾坑里，你要的东西都可能找得到。这垃圾坑，对于我们说来，就是宝库。当我把垃圾的来源告诉你时，你才会认识到它的了不得的地方。告诉你吧，堆在坑里的垃圾是从城里来的。是的，全都是从城里搞出来的垃圾。你在垃圾坑里找得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如果你要的话，就有旧鞋子，而且还不太破旧。妈妈的鞋子是破破烂烂的了，可是她还留着进城的时候穿。光着脚进城可不成。小孩子光着脚进城没有多大关系，大人可不成。坑里有许许多多的鞋子。可是也用不着把它们穿上脚试试。谁也不愿试，因为这些鞋子是那么可笑。鞋子上有后跟……又小又高的跟，看上去象高晓似的。

也就是从这个坑里，我们捡到我们的“伊美”。“伊美”就是啤酒瓶上的盖子。盖子大批地大批地从城里运来。城里人喝大量的啤酒，我们喝得不多。我们用石头或是锤子把盖子打扁，“伊美”就做成了。赢的人就把“伊美”统统收去。我们在坑里也找到钮扣和纸板做的香烟匣子。可是我还没有告诉你我们是怎样玩香烟匣子的。这是挺有趣的游戏。“纳训那尔”牌和“马拉雪斯底”香烟匣子，价值相等。一只“卡尔巴底”牌的匣子，抵两只“纳训那尔”牌。除此以外，还有“特级”的香烟匣子：“汤米斯”牌和“浮琴尼亚”牌。“汤米斯”牌和“浮琴尼亚”牌一样，值二十分。“王”牌值二十五分，因为它是“皇家”的身份。

垃圾车从城里开到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和那些狗都冲到坑里去。大人们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大块的

白面包，也可以找到糕饼。只有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我们才吃到糕饼。城里人怎么能一年到头吃得上糕饼和白面包呢？难道他们不止有一个复活节和一个圣诞节吗？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哪怕要把我砍成肉片儿，我也不能说出个道理来。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突杜斯大叔，是个赶垃圾车的；他告诉我们，他去倒垃圾的人家，人们都是脸色红润，肥肥胖胖的，就象他所熟悉的维拉倍特、摩托洛、我们的神甫亚伽东之类的人一式一样。当然罗，他们都是我们郊区里的大人物。

我们有那个垃圾坑，是我们的好运道，因为我们时常能设法从坑里捡到一点儿有用的东西。为了这个垃圾坑，我们得谢谢市长。你倒想想看：这可不是什么起码的垃圾，这完全是货真价实的、城市里的垃圾啊。那么，谁能冒冒失失地说：我们的市长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们呢？

听着，注意我说的话：千万别在下雨天到我们郊区来。先瞧瞧天空：如果是天阴，还是不来的好。收税人但米安，陪着但米安的鼓手和宪兵，就是这么办的。这样的日子，他们谁也不会上我们这儿来的。

在这样的天气，你最好不要死。因为，哪怕你把亚伽东神甫的胡须都剃掉，你还是不能叫他不坐车走到墓地去。哪个车夫愿意冒这个险，让他的马陷在我们街道上的烂泥里呢？他得把车子套上四匹马，才能拖得动，走得过去。这就要花许多钱。穷人的钱却是很少的。就象父亲所说的：“装在你口袋里的钱，不比躲在教堂里的野兔多！”

可是我忘记告诉你了。如果你不是我们郊区的人，你要想来探望我们，可别忘了先去拜访理查乌，他是我们的宪兵队长。不然的话，你就要受罚。我们那里有一个宪兵队长和一个宪兵站，可是没有警察。我们住在一个郊区里，郊区却没有警察。

如果你落到我们的宪兵队长理查乌的手里，他就先把你痛打一顿，然后再问你是什么人。理查乌是个厉害的家伙。他是个有名的打人的家伙。他们叫他当队长。自从他当了队长以来，他就更加厉害了。所以，要小心留神。不要没有先去拜访宪兵站便到我们郊区来。不论你是谁，什么也不能阻止他把你打倒的。他一口咬定你是来刺探情况的，而刺探情况是犯禁的，理查乌不会让你这么办。他已经奉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就得执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那就是理查乌说的话。

一个有颗黄金的心的人

我打赌你不认识摩托洛。摩托洛是我们的面包师傅。他是个厚道的人。他就跟他出卖的面包一样好。

“象摩托洛那样的人是不多的，”妈妈总是这样说。

“那是事实，”爸爸总是这样回答。

“摩托洛是个正派人。”

“正派，你说他正派吗？”

“是的，正派。”

“他不比别的人好些。”

我不知道爸爸反对摩托洛的是什么，但爸爸就是对他看不顺眼。我跟妈妈的意见是一致的。

摩托洛是个正派人，这儿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当我经过他的面包房，闻到面包的香味的时候，我透过窗子往面包房里面张望。摩托洛瞧见我，招呼我进去，说：

“进来吧，特雷安。”

我走进去。

“早安，摩托洛大叔。”

“早安，特雷安，你饿不饿？要吃个面包卷吧？”

“我是饿了，摩托洛大叔，我想吃个面包卷。”

“那么，这就是给你吃的一个面包卷。”

他递过来一个面包卷。

“可是我没有钱。”

“我问你要过钱吗？”

“你没有要过。”

“那就是了，把这面包卷拿去吧。你爸爸有了些钱的时候，他会付我钱的。”

所以，我就拿了那面包卷，我怎么能不拿呢，摩托洛面包房做的货色是顶呱呱的。摩托洛雇了许多人在他的面包房里工作。他们从早晨工作到夜间。这个师傅真是辛苦啊！要记账，要经营这么大的一家面包房，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摩托洛却是个有本领的管账人，他不赔钱不亏本。他卖出面包，买进土地。他已经买了许许多多的土地。眼睛

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他的土地。土地又给他添上麻烦和辛苦。土地必须耕种，多麻烦，多辛苦！可是你必须承认他是个聪明人。他跟别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个强壮的人。经过维拉倍特那位又是商店老板又是区长跟前时，你倒试试看：不向他敬礼，不对他脱下帽子，看你会遭到什么结果。爸爸就试过。

“喂，格里哥黎，”维拉倍特痛骂他，“你觉得你的行为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对你的尊长敬礼？你留点儿神，不然你就要遭殃了！”

爸爸咬紧了牙齿，把愤怒往肚子里咽下去。他能说什么话呢？维拉倍特是他的“尊长”之一啊。但摩托洛就不同了。他自己不摆架子。不，他先跟别人敬礼。如果你还礼，那很好；如果你不还礼，那也没有关系。他对这些小事情并不生气。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气。他把面包赊给随便哪一个需要面包的人，甚至还赊给那些不需要的人。

“要不是摩托洛那么好心肠，我们不知道会成了什么样子呢？”妈妈说。

爸爸不搭腔儿。

摩托洛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从来不唠唠叨叨地逼你还他的债。

摩托洛有一本大账簿，每条街上都有他的债户。我们的名字也登在他的账簿上。铁路工人发工资的时候（在我们郊区，几乎个个都是铁路工人），你可以看到摩托洛挨门挨户地去拜访，他的袋子里装满了钱。他也上我们家里来。



“早安，格里哥黎太太！”

格里哥黎太太，那就是妈妈。摩托洛就是这样称呼妈妈和其他妇女的。

“早安，摩托洛先生，”妈妈恭恭敬敬地回答。

“格里哥黎太太，可以付点儿账吗？”

妈妈瞧瞧爸爸带回来的钱，把钱数了好几次。可是，哪怕她数上十几次，她也不能使钱多出来一些。

“这回我不能还给你很多，先生，因为格里哥黎的工钱被停付了一部分。请你不要生气，我实在是领不到钱。”

“没有关系，格里哥黎太太。如果你们领不到什么钱，那就是领不到什么钱，不过如此。我们不会为这样一桩小事情吵架的。上帝自己取之于人的钱，也不会超过人所得到的钱的。也许下半个月上帝会给你更多的钱，你就可以把我的那一小份钱留出来了。”

“上帝保佑你，摩托洛先生。”

我也祈求上帝保佑他。

摩托洛开玩笑地捏捏我的鼻子，问：

“哦，特雷安，你长大了要当个什么呢？”

“当个机匠，摩托洛先生。”

“你喜欢机械，是吗？”

“我喜欢。”

“格里哥黎太太，你什么时候送他去当学徒呢？”

“啊，还早哩，因为他年纪太小，他们不会收他的。他只有十二岁。”